人物春秋

卫国志士邓廷桢

王多立

鸦片战争中，我中华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英雄人物。邓廷桢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。

邓廷桢（1776——1846），字嶰筠，江苏江宁县（今南京）人。为官清正，同情人民，曾为群众办过许多好事，深得平民百姓的称赞。

1836年，邓廷桢升任两广总督，这时，英、美等国向中国走私鸦片已十分猖獗，数额猛增，白银大量外外流，邓廷桢不能容忍鸦片对中国人　民的毒害，到任后，即积极采取措施禁止鸦片和阻止纹银外流。1838年12月，林则徐奉命到广州查禁鸦片。在林则徐到达广州前，邓廷桢曾写信给他，明确表示愿同心协习，以除中国之大患，林则徐到广州后，二人便积极配合，使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，奏出了禁烟斗争这支凯歌的强音。虎门销烟后，外国侵略者不断在我国广东地区发动武装挑畔。面对外敌侵扰，他与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认真整顿广东防务。他亲临前线，视察炮台，督促练兵，加强防卫。1839年9、10月间，邓廷桢在广州海面协助林则徐指挥战斗，先后六次击退入侵之敌，为捍卫祖国海疆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1840年1月，邓廷桢改任浙闽总督。福建海面也是鸦片走私十分猖獗的地方。英国侵略军将福建沿海视为入侵的重要目标。邓廷桢坚信侵略者师出无名，失道寡助，“夷人无能为，我师大可用。”到福建后，他首先增强文武官员的自信心，激励他们振奋精神，努力排除因循畏葸的积习；整顿海防，抓紧练兵，加强防卫；积极查禁鸦片。邓廷桢在这些方面都以身作则。他忠诚的爱国精神起了极大的感召作用，文武官员信心大增，士气大振。为了进一步加强备战工作，他亲自巡视沿海，察看地形，增修炮台，购置洋炮十多门，新铸重炮多门，并在内港水道要冲，设置埋伏，把福建前线建成屹立于祖国东南边疆的铜墙铁壁，1840年4月，英舰四艘窥伺厦门。在晋江深沪湾内的梅林澳挑衅，邓廷桢立即派提督程恩高率军迎击敌舰，击沉其最大的一艘，其余敌舰也被打得丧魂落魄，仓惶逃走。

1840年6月，鸦片战争正式爆发。7月3日英舰三十一艘，炮击厦门。邓廷桢督令金陵兵备道到耀椿率兵固守炮台，开炮反击，并派所募水兵伪装商船出海，击敌于南汊港，英军在福建地区屡遭挫败，便沿海北犯，攻陷定海，直扑天津，并向清政府递交“抗议书”，诬蔑攻击林则徐、邓廷桢等人的爱国行动。腐败的清政府早被外国的“坚船利炮”吓得心惊胆颤，慌忙派遣直隶总督琦善到天津向英国侵略者乞降，昏庸的道光皇帝还以“误国病民”，“办理不善”的罪名将林则徐、邓廷桢革职，并令邓廷桢速回广州。

邓廷桢的这颗爱国心并没有因为蒙冤受罚而有所动摇，面对外敌侵略，怀着坚强的意志。邓廷桢回到广州后，继续和林则徐一起对琦善的卖国行径作坚决的斗争。

1841年7月，邓廷桢与林则徐一起充军到新疆伊犁，两年后被赦回，后任甘肃布政使，1945年任陕西巡抚。1846年，这位历尽坎坷的卫国志士因年迈体衰，疾病缠身，盍然长逝，终结了他那充满战斗风云的一生。

刊头设计　郭义明　本版编辑　杨乾坤

不聪不明莫为官

冯日乾

古人说过：不聪不明不能王，不瞽不聋不能公。作阿公的，对小一辈“你家沾了我家光”，“你家江山我家创”之类私房话，大可装聋卖傻，听见权当没有听见，即使闹到面前也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。如果要字字句句较真，倒往往会加剧矛盾的。但治国为政，却不能闭目塞听，不知民心所望，不顾民情所急，你过你的独木桥，我坐我的八抬轿，甚至老百姓饿死，还问“何不食肉糜”，如此，王必是昏王，官必是昏官。

共产党的官，不是民之父母，该说是人民的儿子。既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，就更该耳聪目明，时时倾听群众声音，密切关注他们的命运，知冷知热，知爱知恨，替他们讲话，为他们办事。李瑞环同志任天津市长期间，曾批评有的干部说：“你要说什么时候解决，而不是罗列一大堆罗里罗唆的数字。老太太不管那个，她只管一点火为什么没煤气！”正是这样。犹如当年识别子弟兵和狗子军，只看你是一进村挑水喊大娘还是拉牛提包袱一样，今天，“老太太”们判断公仆的真假，就看你除了讲话、赴宴和催粮之外，是否关心他们的房子煤气和化肥。不深入群众，耳不聪目不明不晓民心民情的糊涂“官”，说话怎能这么截脆，做事怎能这么实在！江西省长吴官正同志在一次中小学危房改造会上讲：“出了事人命关天，要追究责任。人家说你为什么有钱建办公楼买汽车，却没有钱解决危房？”讲得何等好啊！没钱修危房，哪来的钱盖办公楼、买小汽车？问得单刀直入，不留情面，正中某些地方校舍失修的要害。这逆耳之言确是群众的普遍呼声，不少代群众立言的文章里也这么写过，只是我们有些干部不象吴省长那样以群众之心为心，用群众的直言鞭策自己，而是装聋作瞎，置若罔闻，笑骂由你，听不听在我。因而他们为官一任，常常是衙门更新、小汽车升级，但山河依旧，老百姓生怨。

“反听之谓聪，内视之谓明”。不愿群众指脊梁而又不想听民声不肯作自省，甚至硬是“揣着聪明装糊涂”的人，还是回家去做模范家翁的好。

宋庆龄为何不葬中山陵

宋庆龄病重时，仍常常谈到孙中山。有次服药时，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：「我知道许多药名和怎样服法，都是孙先生教我的。」临终前，她对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说：「上海住处还有中山先生许多衣物，每年都是由李姐（李燕娥）负责晾晒，现在李姐故去了，只得由我整理了，等我身体稍好后，你帮我一起把中山先生的衣物整理整理吧。」她还反复嘱咐，要把她的骨灰盒送到上海安葬。这除了她父母的墓地在上海这个原因外，还由于上海有中山先生的许多遗物。她不愿安葬在中山陵，还因为她历来要求自己，不凭借伟大人物的妻子与密友的身份来赢得声誉。

（杨连春）

杜鹃声声

高潮

“南北东西春总好，杜鹃何苦劝人归。”杜鹃又名子规鸟，暮春则鸣，至夏尤甚，昼夜不止，悲壮哀切。其叫声有二四之分，四声鹃为“呱咕呱咕”，二声鹃即“布谷”。

相传杜鹃是古蜀望帝的精灵。望帝名杜宇，隐居西山，死后化为鹃。他思国心切，常常哀鸣鸣血。所以，在四川人听来，鹃声哭诉“不如归去。”江浙人听到的鹃声却是“居起居起”，意即早睡早起。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嘛！当杜鹃飞啼到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，冰封的大地才开始解冻，处处是“布谷、布谷”的回音。常言道鹃声催春，急煞农人。

杜鹃徘徊在黄河流域时，麦稍黄了。村民们闻声相告：“刮锅的来了”，该刮了陈饭吃新麦了。“刮锅刮锅”，反映了时令交替的自然规律。鹃声响彻八百里秦川，便到了麦收时节。“算黄算割”，是杜鹃对人们的提示。其本身就包含着一个辛酸的故事。老人说，杜鹃是瞎了麦子、被气死的农夫变的。

这不免带有主观色彩。正象河北平原过去属京畿之地，不为民作主的官僚政客比比皆是，一个个吃得大腹便便，脑满肠肥的到处游逛。对此，冀南的老百姓早都厌恶已极，每听到鹃声就说：“连鸟也骂“官官大肚”呐！”，古往今来，呱咕呱咕的鹃声，给人诸多的遐想与启迪。游子笔下，鹃啼思乡曲，“春山无限好，犹道不如归。”迁客眼中，孤馆闭春寒，鹃声斜阳暮，一幅迫惨凄凉景。而我们听到的鹃鸣，是那么的和谐、委婉、亲切，因为它在歌唱丰收呢！

渔归图　王纯

“白厂长”其人

魏忠乾

他姓白，这是真的。但他是个工人，并不是什么厂长，“白厂长”是他的绰号。

“白厂长”是怎么得名的，无法考证。也许是他在工厂认识人太多的缘故吧。倘若你与他同行，无论是在厂区还是家属区，你会发现他一路几乎跟所有遇见的人都打招呼，似乎全厂三千五百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。如果你要找“白厂长”，只要走进厂区，最多不过问上一两个人，便能详知其去向和方位，准确无误地找到他。不管怎么说，反正全厂上下，呼其名者少，叫其“白厂长”者多，就连工厂一位厂长有时也直呼其“白厂长”。说实在的，他的“知名度”，并不亚于一个真正的厂长，尤其是他那熟悉的面孔。

他的长相很平常，可以说是其貌不扬，尖尖的脑袋上留着似平头又似光瓢的短发，脸与头形相似，除了笑露的一口整齐的白牙外，五官别无赞叹之处，在年龄未过半百的脸上横竖都是皱纹。然而，在人们的记忆里，笑容是他留下的最深刻的第一印象。好象他的笑容是为所有人而呈现的。他平时老穿绿军上衣、蓝警裤，象是穿不烂也穿不完似的，一副七十年代关中农民的憨厚模样。他走路老是急急火火的，象总有办不完的事在等着他去做。

“白厂长”有个最大缺憾，也就是耳朵不太灵光，但是有时也出现一些反常现象。当人们说起他的不是，或者说一些正儿八经的事时，尽管嗓门很高，他跟真的一样听不见，直翻白眼；当人们开玩笑骂他几句，甚至有同龄人问他“弟媳妇又给你做啥好吃的了”，这时，哪怕声音再低，他也能听见，还骂几句完事。大概这就是“贼聋子”的共性吧。然而，装聋作哑也好，回击别人也好，他总是面带笑容，毫无敌意，天生的一副开心相。

在他的人际关系中，与女人的交往，似乎比常人所占比例大了点。无论是单身女工，或双职工女性，无论是军人妻子，还是青年女工，多数见了面，都能搭上茬，说上话，打情骂俏有时也在所难免。其实，谁都清楚女人力气小，最需要帮助这个道理。

人总有倒霉的时候，他曾几次被人殴打。这并非是因有多大的纠纷所致，主要是他有时总要摆摆“　厂长的架子”耍威风，要么说长道短地训斥别人，要么捅老底、揭伤疤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这样以来，才使别人恼羞成怒而动手的。但无论什么原因造成，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：跟“白厂长”有啥过意不去的，太没人气了！”说完，少不了要成群结队地去看望他。当然，此时的动手者便会产生无地自容之感。尽管这样，他并不记仇不结冤，过不多久，照样跟人家说笑，象没事似的。

他是厂里下属车间的电瓶车司机，也许方向盘帮了他不少忙，才使其享有“厂长”这么高层次的荣誉。在车间，按时周转零件是他的职责。工作中他并不注重“文明生产”，只要有最脏最重的活，别人还娇滴滴迟迟难以下手时，而他就最先去干，搞破了手，衣服弄脏了，他全然不顾。有时还从别人手上抢活，竟把别人搞得很难堪，很尴尬。车间有不少分外的活，如拉开水，倒垃圾，领用材料等凡是能提高效率，需用电瓶车的事，都是他义不容辞的工作范围，哪怕是一个小青年来指挥，哪怕是早来晚走，他也不会说个不字。除此之外，如果兄弟车间的车坏了需要援助，生产科需要增援送件，物资科需要送料，技术科需要搬家，门卫需要拉运焦碳，或者总务科需要转库，只要一个电话，一声传呼，他便不讲条件地满口答应，既当司机又当搬运工，不完全彻底决不罢休。当然，对于“白厂长”来说，这更是重任在身，责无旁贷。

他家居农村，在工厂是单身，有充分的业余时间。只要有人求他，需要帮忙，特别是女同志相求，无论买煤买粮，搬移家具，送车接车，他都愿意牺牲休息时间，去替别人出力流汗，由其是每次工厂盖了新房，人家放鞭炮乔迁，此时可忙坏了“白厂长”，他开着电瓶车满院子跑，一家接一家地帮助搬迁。有一次他搬了五、六家，结果他竟被那几家同时所遗忘，连一家的饭也没吃上，最后也误了食堂的饭，干脆去自由市场买五个罐罐馍一吃了事。下次还是照干不误。

“白厂长”这样的帮别人，没有一点报酬是不可能的。无论私与公，两包劣质香烟，两碗油泼面，或者两件过时的旧衣服，总是要赐予他的，当然，也有酒肉相待的，对此，他也不过多地推辞，而一一受领。

这就是实实在在的“白厂长”，其人其事都很平常，并无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。然而，他就是这样生活得有滋有味，人们也依然叫他“白厂长。”

时代风采纪实文学征文　工行杯　本报与商洛工商银行合办

本报社址：西安市莲湖路143号　邮政编码：710003　办公室、广告部电话：710619　一编室电话：27708　二编室电话：22227转　群工部：25728　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